

施 滄



喬

126

隔絕

青鸞！再想不到我們計畫得那樣周密竟被我們的反動的勢力戰敗了。固然我們的精神是絕對融洽的，然形式上竟被隔絕了。這是何等的厄運，對於我們的神聖的愛情！你現在也許悲悲切切的爲我們的不幸的命運痛哭，也許在籌畫救我出去的方法。如果你是個有爲的青年你就走第二條路。

從車站回來就被幽禁在這間小屋內。這間屋內有床，有桌，有茶几，有椅子，茶碗面盆之類都也粗備。只是連張破紙一枝禿頭筆都尋不到。若不是昨晚我求我的表妹給我偷偷的送來幾張紙和枝自來水鋼筆，恐怕我真要寂寞死了。死了你還不知道我是怎樣死的！

今天已是我被幽禁的第二天！我在這小屋內已經孤另另的過了一夜。我的哥哥姐姐們雖然狠和我表同情，屢次諫我的母親不要這般執扭，可是都失敗了。她說我們這種行為直同姘識一樣，我不但已經丟盡她的面子，並且使祖宗在九泉下爲我氣憤，爲我含羞。假如她們要再幫我，她就不活了。青靄呵！怎的愛情在我們看來是神聖的，高尚的，純潔的，而他們却看得這樣卑鄙污濁！

身命可以犧牲，意志自由不可以犧牲，不得自由我甯死。人們要不知道爭戀愛自由，則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。這是我的宣言，也是你常常聽見的。我又屢次說道：我們的愛情是絕對的，無限的，萬一我們不能抵抗外來的阻力時，我們就同走去看海去。你現在看我已到了這樣境地，還是這樣儉安苟活着，或者以爲我背前約了。唉，若然，你是完全錯誤了。

世界原是個大牢獄，人生的途中又偏生許多荆棘，我們還留戀些什麼。況且萬一看了一點什麼意外的變動，你是必殉情的，那末我怎能獨生！我所以不在我母親捉我回來的時候，就往火車軌道中一跳，只待車輪子一動我就和這個惡濁世界長別的原因，就是這樣。此刻離那可怕的日子（逼我做劉家的媳婦的一天）還有三天，慕漢現尚未到家，我現在方運動我的表妹和姐姐設法救我出去。假如愛神憐我們的至誠，保佑我們成功，則我們日後或逃往這個世界的別個空間，或逕往別個世界去，仍然是相互攙扶着。不然，我怕我現在縱然消滅了，我的母親或許仍把我這付皮囊送葬在劉家墳內，那是多麼可恥的事。

我的姊姊責備我，說我不該回此地來看母親，不然，則鴻飛冥冥，戈人何慕？我雖不會同她深辯，我原諒她爲我計畫的苦心。可是，青靄！我承認她是錯了，我愛你，我也愛我的媽媽，世界上的愛情都是

神聖的，無論是男女之愛，母子之愛。試想想六十多歲的老母六七年不得見面了，現在有了可以親近她老人家的機會，而還是一點歸志沒有，這算人嗎？我此次冒險歸來的目的是要使愛情在各方面的都滿足。不想愛情的根本是只一個，但因為表現出來的方面不同就矛盾得不能兩立了。

當我剛被送進這間小屋子的時候，我曾爲我不幸的命運痛哭，哭得我的淚也枯了，嗓也啞了。我的母親向來是何等慈善的性質，此刻不知怎樣變得這樣慘酷，不但不來安慰我，還在隔壁對我的哥哥數我的罪狀，說我們的愛情是大逆不道的。我聽了更氣，氣了更哭，哭得倦了，呵！青靄呵！真奇怪，我不知幾時室內的一切都變了，都變得和我們在京時一樣！彷彿是熱天，河中的荷葉密密的將水面蓋了起來，好像一面翠色的毯子。紅的花兒紅得像我的雙靨，白的更是清妍。在

微波清淺的地方可以看得見游魚唼喋萍藻，垂柳的條兒因風結了許多不同樣的結子，風過處遠遠的送來陣陣清香大概是梔子之類。又似乎是早上，荷葉，荷花，柳枝，道旁的小草都滿帶着滾滾的零露。天邊殘月的光輝映得白色的荷花更顯清麗絕倫。我們都穿着極薄的白色衣服，因晨風過涼，相互擁抱着，坐在個石磯上邊。你伸手折了個荷葉，當頂帽子往我頭上戴。我登時抓了下來放在你的頭上時，你奪去丟在一邊。我生氣了，你來陪罪，把我手緊緊握着，對我微笑。我也就順勢倚在你的懷裏，一切自然的美景頃刻都已忘了，只覺愛的甜蜜神妙。天邊起塊黑雲漸漸的長大起來，接着就落下青銅錢大的雨點子，更加着雷聲隆隆，電光閃灼。忽然間你失了蹤跡，我急得仰天大叫我的愛人那去了？……一急醒來，方知我是方才哭得太很了，精神虛弱，因有此似夢非夢的幻覺。青靄！過去的一段玫瑰路上的光景比

這好的多呢，世間的一切都是夢也都是真。幻與真究有什麼分別，我們暫且多作幾個好夢吧！

晚上沒有月，星是極稠密的。十一點鐘後人都睡了，四圍真寂靜呵，恐怕是個繡花針兒落在地上也可以聽得出聲音。黑洞的天空中點綴着的繁星，其間有堆不知叫作什麼名字，手扯手作成了個大圓圈，看去同項圈上嵌的一夥明珠寶石相彷彿。我此刻真不能睡了，我披衣下牀來到窗前默默的對天空望着，歷亂的星光，沈寂的夜景，假如加上個如眉的新月，不和去年冬天我們游中央公園那夜的景色一般嗎？

就在這樣的夜裏，

月瘦如眉，

星光歷亂，

一切喧囂的聲音，
都被摒在別個世界了。

就在這樣的夜裏，

我們相攙扶着，

一會佇立在社稷壇的西側，

一會散步在小河邊的老柏樹下，

踏碎了柏子，

驚醒了宿鴉，

聽得河冰夜裂的聲音。

就在這樣的夜裏，

我們相擁抱着，

說了平日含羞不敢說的話，

拌了嘴，

又陪了罪，

更深深的了解了彼此的心際。

就在這樣的夜裏，

我們回想到初次見面的情況，

說着想着，

最後是相視而笑了。

愛的神祕，

夜的神秘，

這時節並在一起！

青靄！這不是我們去年的履跡嗎？這不是你所稱爲極好的寫實詩嗎？朋友們讀了這首詩不是都很羨慕我們的甜蜜的生活嗎？當我望着黑而無際的天空，低低的含淚念着的時候，我覺得那天晚上的情景都在我的眼前再現了。但是……但是情形的再現終究和真的差得遠，他來得越甜蜜，我的心越覺得酸苦，越覺得痛楚，現在想使我得安慰，除非你把我擁抱在你的懷裏，然而事實上怎樣能夠辦！

青靄！記得嗎？在會館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，你從人縫中鑽了出來，什麼話都不說，先問別人那位是維乃華女士？你記得嗎？初秋天氣，一個很清爽的早晨，我們趁着「鬼東西」在考試，去遊三貝子花園，剛進動物園門，陣陣涼風吹來，樹林間都發出一種沙刺的聲音，

我那時因爲穿得過少，支持不了這涼風的勢力，就緊緊的靠着你走。你開始敢於握我的手，待走到了暢觀樓旁綠樹叢裏，你左手抱着我的右肩，右手拉着我的左手，在那裏踱來踱去，幾次試着要接吻我，終歸不敢。現在老實告訴你吧，青黛！那時我的心神也已經不能自持了，同「維特」的脚和「綠蒂」的脚接觸時所感受的一樣。你記得嗎？因爲在你室裏你抱了我，把臉緊緊貼着我的右腮，我生氣了回去寫信罵你，你約我在東便門外河沿上道歉，剛相逢的時候兩人都是默默無言，雖肚裏裝了千言萬語，眼裏充滿了熱淚。後來還是你勉強囁嚅的說：「我明知道對於異性的愛戀的本能不應該在你身發展，你的問題是能解決的，我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……但是我明白爲什麼對於我不愛的人非教我親近不可，而對於我的愛人略親近點，他們就視爲大逆不道？……」那時我雖然有些害怕，很詫異你怎的爲愛情迷到這步

田地，怕我們這段愛史得不着幸福的歸結，但是聽了你的「假如你承認這種舉動對於你是失禮的地方，我只有自沈在這小河裏；只要我們能永久這樣，以後我聽信你的話，好好讀書。」教我心軟了，我犧牲自己完成別人的情感，春草似的生徧了我的心田。我彷彿受了什麼尊嚴的天命立刻就允許了你的要求，你記得嗎？在這椿事發生後，不久我們又去逛二閘，踏遍了秋郊，尋不到個人們的眼光注射不到的地方。後來還是你借事支開了舟子，躲在蘆花深處擁抱了一會，因了幾下，那時太陽已快要落了，紅光與遠山的黛色相映，渲染出片紫色的晚霞來。林頭水邊也還有他的餘光依戀着。滿目秋色顯出一片無限的蕭瑟和悲壯的美，更襯得我們的行爲的藝術化了。無何蒼茫的暮色自遠而來，水上的波紋也辨不清悉，雪白的鴨兒更早已被人家喚了回去，我們不得不舍陸登舟，重尋來時的途徑。我們並肩坐在船板上，

我半身都靠在你的懷裏，小舟過處，槳兒撥水的聲音和蘆荻的葉子發出的聲音相和，宛如人們嘆息的聲氣，但是我們心中的愉快，並不爲外物所移。我們偎倚得更緊些，有時我想到前途的艱難，我幾乎要倒在你懷裏哭，你說我們的愛情是這樣神聖純潔，你還難受嗎？你說我們立志要實現易卜生托爾斯泰所不敢實現的……你記得嗎？就在那年冬天，萬生園內宴春園茶樓上，你在我的面前哭着，說除我而外你什麼都不信仰……我就是你的上帝……實行……的請求。我回答你：自此而後我除了你而外不再愛任何一個人，我們永久是這樣，待有了相當時機我們再……。你的目的達到了，溫柔的微笑登時在你那還含着餘淚的眼上湧現出來，你先用手按着我的雙肩，低低的叫我聲姐姐。並說我們是……。後來你拉我坐在你的懷裏。我手摸着你的頸子，你的頭部低低垂着，恰恰當我的胸前。你哭訴了你在這個世界上所經歷

的，所遭逢的，最末一句是「我自略知人事以來，沒有碰到一樁滿意的事，只有在我的愛人跟前不曾受過一次委曲……」往事怎堪回首呵！愛的種子何嘗痛苦煩惱的源泉，在人們未生之前，造物主已把甜蜜的花和痛苦的刺調得均勻勻的散佈在人生的路上。造物主在造愛的糖果的時候，已將其中摻了痛苦的汁兒呵。不說了吧……。我們的甜蜜生活豈是叙述得盡的，這種情景的回憶，已經將我的心撕碎了，怎忍再教他們撕你的心呢？……愛的人兒啊！……

青靄！我的唯一的愛人！不要爲我傷心！*Handel* 說只要我的軀殼屬我的時候，我終是你的。我可以對你說，只要我的靈魂還有一星半點兒知覺，我終不負你。

糊裡糊塗地昨天給你寫了兩大張，此後無論我的精神怎樣錯亂，

我總努力將我每天在這小屋內發生的感想寫出來，這種辦法我認爲是於人無損於我却有莫大的利益的。因爲萬一我今生不出這個樊籠，就到別個世界去了，你也可以由此得略知我被拘後的生活情況。我的表妹已自矢奮勇說將來無論如何總使你看到我這點血淚。唉，我的淚又流了，世間最慘的事，還有過於一個連死在那裏的自由都被剝奪了的嗎？我現在還不及個已判決死刑而又將就法場的囚徒。因爲他可以預先知道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死，好教他的親人看他咽臨終一口氣。我呢，也許當我咽這口氣的時候，在我跟前的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人。

昨晚從給你寫了那幾句話後，我就勉強躲在床上，打算平心靜氣的想法兒逃走，誰知我們的過去的生活——甜蜜的生活，好像水被地心的吸力吸得不能不就下似的，在我心中湧出來了。呵，可惜人類的心太污濁了，最愛拿他們那卑鄙不堪的心，來推測別人。不然我怕沒

有一個人，只要他們曾聽見過我們這回事，不相信並且羨慕我們的愛情的純潔神聖的。試想以兩個愛到生命可以爲他們的愛情犧牲的男女青年，相處十幾天而除了擁抱和接吻密談外，沒有絲毫其他的關係，算不算古今中外愛史中所僅見的。愛的人兒，我願我們永久別忘了鄭州旅館中的最神聖的一夜喲！我們倆第一次上最甜密的愛的功課的一夜。呵，牠的神祕和美妙！我含羞的默默的挨坐在床沿上不肯去睡，你來給我解衣服解到最裏的一層，你代我把已解開的衣服掩了起來，低低的說道，請你自己解吧……說罷就遠遠的站在一邊像有什麼尊嚴的什麼監督着似的……。當你抱我在你的懷裏的時候，我雖說會想到將來家庭會用再強橫沒有的手段壓迫我們，破壞我們，社會上會怎樣非難我們，伏在你懷裏哭，可是我真覺得置身在個四無人烟，荊棘塞路，豺虎咆哮的山谷中一樣，只有你是可依託的，你真愛我，能救

我。……由此我深的永久的承認人們的靈魂的確是純潔的。這種純潔只在絕對的無限的實用時方才表現出來。人之所以能爲人也就在這點靈魂的純潔。

當我這樣想時天忽然下了雨了，淅淅瀝瀝打在窗外的芭蕉葉上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。我曾竭誠默然的祝道，快下吧，雨呀，下大了把被人類踏踐髒了的地面，好好洗淨，從新播自由，高尚，純潔的愛的種子。

我的一生可說爲愛情播弄夠了。因爲母親的愛，所以不敢毅然解除和劉家的婚約，所以冒險回來看她老人家。因爲情人的愛，所以寧願犧牲社會上的名譽，天倫的樂趣。這幕慘劇的作者是愛情，扮演給大家看的是我。我真要對上帝起交涉了。以後假如他不能使愛情在各方面都是調和的，我誓要他種一顆愛子，我拔一顆愛苗，決不讓愛字